



While Mortals Sleep

Kurt Vonnegut

冯内古特黑色幽默作品集 II

众生安眠

[美] 库尔特·冯内古特 著

黄协安 译

 重庆大学出版社

冯内古特黑色幽默作品集 II

众生安眠

[美] 库尔特·冯内古特 著

黄协安 译

重庆大学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众生安眠 / (美) 冯内古特 (Vonnegut, K.) 著; 黄
协安译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3

书名原文: While Mortals Sleep: Unpublished

Short Fiction

ISBN 978-7-5624-6844-8

I. ①众… II. ①冯… ②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64472号



众生安眠 zhongsheng anmian

[美] 库尔特·冯内古特 著

黄协安 译

策划编辑 张 维

责任编辑 张 维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40 1/32 印张: 9 字数: 182千
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844-8 定价: 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While Mortals Sleep: Unpublished Short Fiction by Kurt Vonnegut

Copyright © 2011 by The Kurt Vonnegut, Jr., Trust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Chu Chen Books.

A division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., Ltd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Delacorte Press,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

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

目 录

- 001 珍妮
- 025 自杀流行病患者
- 033 代价一百美元的亲吻
- 047 人身监护人
- 061 他的手在油门上
- 081 女工池
- 101 露丝
- 119 众生安眠
- 143 短蜡烛灭了
- 159 探戈
- 177 博马尔
- 193 没有“森桩”的人
- 203 Z 先生
- 221 一年一万美元，容易！
- 239 钱说了算
- 259 骗子

珍妮

通常，乔治·卡斯特罗都是每年回通用家电公司的总部工厂一次，为的是将他的设备安装到通用家电公司的新款电冰箱里。每次回来，他都会往意见箱里扔进去一条意见，而且每年所提的意见都一模一样：“明年的冰箱外形能否设计成女人的模样？”他还会在意见书上画一张如女人形状的冰箱草图，并用箭头标明蔬菜保鲜格、黄油冷藏格和制冰格，等等的具体位置。

乔治为这台冰箱取名“妈妈食品柜”。大家都认为这个“妈妈食品柜”只是一个特好玩的玩笑，因为乔治一年到头都在路上，每到一处都会与一台形状像电冰箱的电冰箱一起跳舞、聊天、唱歌。那台冰箱的名字就叫“珍妮”，是乔治还在通用家电公司实验室上

班的时候设计制造的。

乔治和珍妮真像一对夫妻。他和珍妮一起住在一辆搬家卡车里面，但卡车的挂车里面几乎装满了珍妮的电子大脑，属于他的只有一张简易窄床，一台电炉，一只三脚凳，一张小桌子和一个衣柜。每天晚上，他找到地方停车准备过夜的时候，会在车门外的地上铺一张门垫。这张门垫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，还会叫：“珍妮和乔治。”

珍妮和乔治逐个访问美国和加拿大的家电经销商。每到一家商店，他们都会一起跳舞、唱歌、搞笑，吸引大量观众。然后，他们就会卖力推销一动不动地站在四周的通用家电公司的家电产品。

珍妮和乔治是1934年开始一起上路的。我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，乔治已有六十四岁。当我看到他的巨额工资单，听说了他天马行空的生活方式，以及他如何让人们欢笑着购买家电产品的时候，我曾认定他就是本公司里最幸福的人。

但是，在我从公司总部调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办事处之前，我还没有亲眼见到过珍妮和乔治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们收到一份电报，说珍妮和乔治就在我们附近，具体地点不清楚，并让我们找到他们，告诉乔治说他的前妻病危，时间不多了，很想见他一面。

他居然还有过妻子，这让我惊讶不已。不过，办事处里几个年纪大一些的人都知道。乔治只和他的前妻一起生活了六个月，之后他就和珍妮上路了。他的前妻名字叫南希。乔治离开之后，南希随即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。

我受命寻找珍妮和乔治的踪迹。公司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。乔治的行程都是随心所欲的，公司给予他绝对的自主权。他们只是通过他的开支账户情况，以及经销商们情绪激烈的来信，才大体知道他的行踪。

几乎每一封这样情绪激烈的来信，都会描述珍妮的某种新表演，以前从未见到过的表演。乔治离不开她，只要有空，就会在她身上折腾着，似乎他的生活意义，就在于让珍妮不断地向人类靠齐。

我打电话给我们在印第安纳州中部的经销商哈尔·弗罗里希。我问他是否知道珍妮和乔治在哪里？他笑个不停地说他当然知道，说珍妮和乔治就在印第安纳波利斯，这一天就在胡思尔电器商城。他还告诉我说，那天早晨，珍妮和乔治从北梅里丹大街走过，致使早上的交通出现阻塞。

“她戴一顶新的帽子，别一朵胸花，穿黄色套装，”他说，“乔治也打扮得像玩偶，穿着无尾半正式晚礼服，脚上套着黄色鞋罩，还拿着一支拐杖。笑死人了。不晓得他在她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，每当她的电池快用完了，他就会知道。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她会打哈欠，”他说，“她的眼皮还会垂下来。”

当我来到胡思尔电器商城的时候，珍妮和乔治正准备开始当天的第一场表演。真是热闹极了！乔治就在人行道上晒着阳光太阳，懒洋洋地靠在装着珍妮的电子大脑的卡车的挡泥板上。他和珍妮正在合唱“印第安情歌”。他们唱得很好。乔治用沧桑的男中音唱道：

“我呼唤着你，哦！”这时，珍妮就会在商城的门口用女生特有的纤细的高音回应。

商城的老板苏利·哈里斯站在珍妮旁边，一只手搂着她，一边抽着雪茄，算着到场的人头。

乔治身着让哈尔·弗罗里希笑得不住的礼服和黄色鞋罩，礼服的燕尾拖在地上，白色马甲的纽扣一直扣到膝盖上，衬衣的前胸卷起来顶到了下巴，就像一面窗帘似的，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魔术鞋，看起来就像一双如独木舟桨那样大小的赤脚，脚趾头还染成了和消防车一样的红色。

可是，苏利·哈里斯是那种认为既然应该好笑就算好笑的人。如果你仔细看，乔治其实并不怎么好笑。我必须仔细看着他，因为我并不是来寻开心的。我是给他带来坏消息的。我紧紧地盯着他，发现眼前那个身材矮小的人是那么的沧桑，肯定经历了不知道多少辛酸。在我眼前的那个人，尽管身材矮小，但鼻子又那么大，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某种渴望。

可是，大多数围观的人都认为他只是个小丑。只有个别人看见了我所看见的。他们微笑着，但他们不是在嘲笑乔治，他们的微笑有些别扭，但很甜很善良。他们的微笑似乎在询问他是怎么让珍妮这样表演的？

珍妮是用无线电控制的，控制器就在乔治的魔术鞋里面，就在他的脚趾下面。他的脚趾一踩按钮，信号就会从鞋子里传出去，先到达放在挂车里的珍妮的电子大脑，然后电子大脑会指示珍妮该干

什么。珍妮和乔治之间、乔治和卡车之间都没有线路连接。

大家都很难相信乔治和珍妮的表演之间有什么关联。他耳朵里塞着一个小小的粉红色耳机，所以，谁对珍妮说了什么，他都能听到，即使他们之间距离一百英尺之远。他的眼镜框上还有一对小小的后视镜，所以他可以在背对着她的情况下看到她的一切行为举止。

他们唱完一曲，珍妮就选择了我做她的调侃对象：“你好！高大黝黑的帅哥！是不是你家里的老冰柜把你赶出来了？”她的门上有一张用海绵橡胶做成的脸，里面装着几根弹簧，还有一个喇叭。她的脸很逼真，让我几乎相信冰箱里面藏着一个女人，她的脸从冰箱门上的洞露了出来。

我反过来调侃她。“你好！弗兰肯斯坦太太¹！你能不能到角落里去休息一会儿，我想和你的老板说几句悄悄话。”

她的脸色顿时从粉红色变成了白色。她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随即就闭上了，然后整张脸也变了形。她甚至闭上了双眼，这样就不用再看到我这个可恶的人了。接着，我可以保证，她挤出了两行泪水，从脸颊两边流下来，顺着正面的白漆淌到地板上。

我朝乔治笑了笑，眨了眨眼，让他知道我多么欣赏他的功夫，也明确告诉他我真的想找他。

他并没有朝我微笑，他不喜欢我那样跟珍妮说话，那简直和朝

1 弗兰肯斯坦太太，这个名字来自于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·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。弗兰肯斯坦是小说中的疯狂科学家，他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“人”，并用闪电将其激活。

他的妈妈或姐姐或什么人的眼睛里吐了口水一样。

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孩走到乔治跟前说：“嘿，先生，我打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里面肯定有个矮人！”

“你是第一个这么揣测的人！”乔治说，“既然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就叫矮人出来吧。”他做了个手势，招呼珍妮从商场走到人行道上，站在他的身边。

我本以为她走路会像拖拉机那样笨拙，毕竟她有七百磅重。可是，她的步伐十分轻盈，和她的漂亮脸蛋十分相称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意识这么超越物质的。我几乎忘了她是一台电冰箱。我在眼里，她就是个美女。

她轻轻地走到乔治身边。“亲爱的，怎么啦？”她问。

“完了，”乔治说，“那个小天才知道你是藏在冰箱里面的小矮人。出来吧！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和这些好朋友见见面。”然后，他故意顿了一小会儿，装得很郁闷的样子，让人们觉得真的可能有个小矮人即将出现在他们眼前。

这时，只听到一声“滴答”和一声“哗啦”，珍妮的门一下子就弹开了。可是，里面并没有矮人，只是冒着冷空气，在不锈钢和陶瓷面板之间，只有一杯橙汁。大家都吃惊不小，外面看起来那么漂亮，那么活灵活现，里面却是冷冰冰的，空荡荡的。

乔治拿起那杯橙汁喝了一小口，又放回去，然后把珍妮的门重新关上。

“你终于有所改变，会照顾自己了，我真高兴，”珍妮说。大家

都看得出来，珍妮有多么在乎他，而他却经常让她伤心。“说实在的，”她对围观的人群说，“这个可怜的男人饮食习惯糟糕透顶，早就该得坏血病和佝偻病死掉了。”

围观的群众都是最疯狂的人，都不会动脑筋。乔治已经向大家证明了珍妮的里面什么也没有，于是，过了大约二十秒钟，大家又把她当成个人。女性观众都使劲摇头，向珍妮表示她们也都知道，让一个男人学会照顾自己，那是多么艰难的事情。男性观众则悄悄向乔治使眼神，向他表示他们也知道，让一个女人老是把你当成小孩，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。

只有那个猜测冰箱里面藏着一个小矮人的那个小孩没有随大流，没有傻傻地跟着看热闹。他为自己刚才猜测错误感到很懊恼，他立志要找到真相，真正的真相。他长大以后肯定会成为一名科学家。“好吧，”那小孩说，“既然里面没有小矮人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亲爱的。”珍妮说。她聚精会神，准备倾听那个小孩会说出什么天才的发现。这让他简直热血沸腾。

“是无线电控制！”那小孩说。

“呜呜呜呜！”珍妮说。她显得兴奋极了。“那真是伟大的创举！”

那小孩的脸色变成了紫色。“你爱怎么搞笑都可以，”他说，“但我知道，那就是真相，确凿无疑。”他接着要挑战乔治：“你想怎么解释？”

“三千年前，”乔治说，“阿拉巴卡古国的苏丹爱上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聪明、最热情、最美丽的女人。她名叫珍妮，是个奴隶。那位年老的苏丹知道，如果他娶了珍妮，他的王国里将陷入长期混战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此流血牺牲，因为不管是哪个男人看到珍妮一眼，都会疯狂地爱上她。所以，老苏丹就让他的御用魔术师将珍妮的灵魂从她的身体里取出来，放进一只瓶子里，然后他就把这只瓶子锁在他的宝库里。”

“1933年，”乔治接着说，“通用家电公司总裁莱昂内尔·哈特林先生在巴格达出差的途中，无意中买了一只很别致的瓶子。他把瓶子带回家，他一打开瓶盖，珍妮的灵魂就跑了出来。她被困在里面三千年之久！当时，我正在通用家电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工作，哈特林先生问我说有没有办法为珍妮造个新的躯壳。于是，我在一台冰箱外壳上弄出来一张脸蛋，安装了一副嗓音和一双脚，并设计了只适用于珍妮的精神控制装置。”

这简直是个弱智的故事，我笑了笑之后就忘了。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，我才意识到乔治并不是在胡扯，他是从心底讲这个故事的。他这个关于珍妮的故事是最接近真相的，既真实又富有诗意。

“就这样，嘿，她又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，”乔治说。

“骗人，”那个具有科学家潜质的小孩尖叫着说。但那些围观的人都没有附和他，他们永远不会附和他。

珍妮长长叹了口气，在瓶子里待了三千年，让她心里酸透了。“好吧，”珍妮说。“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多讲也无益。我们

接着表演吧。”

她说完就溜进商场，除了我和乔治之外，所有人都跟在她后面蜂拥进了商场。

乔治一边用脚趾操控着珍妮，一边钻进卡车里面。我跟在他后面走过去，把头伸到卡车里去。他坐在卡车里面，魔术鞋里的脚趾此起彼伏，控制着珍妮，让她在商场里面发表连珠炮似的演讲。这时正是早上九点，阳光明媚，他大口大口地喝着酒。

等他的双眼不再水汪汪，他的喉咙不再干燥刺疼的时候，他开口对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那样看着我？你没看见我刚才像个乖孩子一样喝了橙汁吗？我这又不是没吃早饭就喝酒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说。然后，我离开了卡车，让他有时间平静下来，也让我有时间做好心理准备。

“当我在通用家电的实验室里看到那台漂亮的冰箱时，”珍妮在商场里说，“我就对乔治说，‘这个躯壳洁白无瑕，很适合我。’”她扫了我一眼，又扫了乔治一眼，随即闭上了嘴，脸上灿烂的笑容停顿了几秒钟。接着，她清了清嗓子。“我这是在哪里呀？”她问大伙。

乔治并没有想从卡车里出来的迹象。他正透过挡风玻璃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五千里之外，情绪似乎相当低落，貌似一整天都保持这样的姿势。

珍妮终于说完了，从商场里跑了出来，站在大门口，对着他喊：“亲爱的，你要不要快点进来？”

“穿好你的裙子吧。”乔治说。不过，他瞅都没瞅她一眼。

“没……没事吧？”

“好极了！”乔治还是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方。“真的是好极了！”

我尽最大努力，让自己相信这是他们的常规活动，希望发现其中有什么俏皮的、有趣的。可是，珍妮并不是在和大伙儿玩花样。大伙儿甚至看不见她的脸。她也不是在逗我玩。她只在逗乔治说话，乔治也只在逗她，如果他们俩单独待在撒哈拉沙漠，他们可能还会这样你逗我我逗你。

“亲爱的，”珍妮说，“里面还有那么多好人等着呢。”她显得很尴尬，她十分清楚，他这样喝闷酒，肯定是因为我的缘故。

“好勒！”

“亲爱的，”她说，“演出还得继续啊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真正领会，人们所谓的“干笑”有多么的干。珍妮干笑了一声，让大伙儿觉得，眼前的这场戏，已经歇斯底里了。她的笑声就像是用一只一端成半球形的铁锤砸碎香槟瓶子似的，让大伙儿觉得很紧张。可是，我没觉得紧张。

“年轻人，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她对我说。

见鬼了！既然和乔治说不上话，我就和她说。“我是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办事处来的。我……我有他妻子的消息要告诉他。”

乔治转过头来。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你……你前妻的消息。”

围观的人群又从商场里出来，走到人行道上，大家都很焦急，很茫然，甚至出现了一点骚乱，他们都在等着带劲的情节什么时候才要上演。用这样的方式推销电冰箱，肯定是胡闹。店老板哈里斯开始生气了。

“已经有二十年没听到她的消息了，”乔治说，“即使再过二十年也听不到她的消息，我也不会觉得难过。不过，还是要谢谢你。”他又转过头去，又透过风窗盯着前方。

这让大伙儿笑了出来，他们终于松弛了下来。哈里斯松了一口气。

珍妮朝我走过来，撞了我一下子，从嘴角悄悄地问我：“南希怎么了？”

“她病得很重，”我也悄悄地说，“我猜想她时间不多了。她想最后再见他一面。”

这时，在货车里面，一阵低沉的蜂鸣声突然停了。那是珍妮的大脑的声音。珍妮的脸一下子变成了僵硬的海绵橡胶，变得和服装店的人体模型一样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她的蓝色眼睛里的绿黄色亮光也突然消失了。

“她要死了？”乔治问。他打开驾驶室的门透透气。他干巴巴的喉咙上的大喉结不断地上上下下。他有气无力地挥了挥双手。“大伙儿，演出结束了。”

大伙都一动不动的，没有人离开。这本来是一场糊弄人的戏，可是中间竟然出现这一幕没劲的现实剧，让大家猝不及防，目瞪

口呆。

乔治抬起腿，一脚把魔术鞋踢掉，这是要让大家相信演出真的结束了。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他身体朝一边侧了过去，坐在驾驶室里，呆呆地看着搁在脚踏板上的一双赤脚。那双脚很狭窄，只有皮包着骨头，青筋都要暴了出来。

围观的人群很不情愿地逐渐散开，他们终于要开始很无趣的一天。哈里斯和我站在货车旁边，等着乔治将埋在双手里的头抬起来。对于观众的离去，哈里斯感到伤心极了。

乔治依旧用双手捂着脸，叽里咕噜说了一句话，我们都没听清楚他说了什么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哈里斯问。

“如果人家说你得像我这样到处奔波，”乔治反问，“你真的会这样奔波吗？”

“即使……即使她真的是你的前妻，但你二十年前就离开她了，”哈里斯说，“你这时候怎么能一谈起她就崩溃了呢？这是在我的商场门口，你得照顾照顾我的顾客。”

乔治没有回答。

“如果你需要订火车或飞机票，或需要公司派车，”我对乔治说，“我可以代劳。”

“你是让我丢掉这辆货车？”乔治说话的口气显得我的建议是那么的愚蠢。“小伙子，里面有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设备啊！”他摇了摇头，然后接着说，“你想让我把所有这些贵重的设备丢在这里